

先人之家其人受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杜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感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杜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沈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志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已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况也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杜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消然而泣矣指櫬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况也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杜真見先人之廬家

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和光散人高守无集

仲尼無所不知而自知者也志智故也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不可無所不為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經之本也學徒知覺情之

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則實美為則虛微妙也。無極是謂契理。范口惟忘乎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達乎神乃能不入於智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智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視眼如食視人如家視吾如人在死則喪憂善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在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名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受樂言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頹曰頹曰撥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美獨樂曰曰夫子美獨憂

回不言欲言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

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跡今

故則束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彼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間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間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

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

則有所不敢問頹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

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撥琴而歌蓋將有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

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

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

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彼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吾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持修一身者爾

最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
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

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

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與唯

圓通無闕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

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

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

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

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

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誠質之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素之有筆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

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

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閑物成務濟

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

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

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

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

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滋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誦歌誦書終身不

變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

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

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損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棄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賦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宜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忽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

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筆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萬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類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爾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音反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元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守耳目者視聽之戶神神苟微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聞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己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枯樺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焉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割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肩膊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

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

耳目則難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

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

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識

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

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氣吾以神過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

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

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

在肩睫之間非無所也固於有形感於有

聲吾雖默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

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頰一笑不知

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而不知也

所聞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

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

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則耳目

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為增異

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

其體稟矣乃無謬心之體心合於氣則其

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

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

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

為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

而應則為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

為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肩睫之

內可以為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

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遠知來物外觀

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

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

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

神之所為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

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立

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

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

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

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

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

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

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歟子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

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

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

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

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黃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跡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眾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無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也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麤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速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遠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速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嶷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為夫子誑之耳

政和莊子論楚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閔衆萌於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矜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然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子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

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雖有仁辯，廉勇吾且不與之。日勿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偏，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

范曰：類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筆或不達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乘舟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持嚶嚶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少，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聖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精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過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疑

盧曰：衆疑有隙，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異。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特異焉。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